

「Nice guy」的最優秀才能是結黨營私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梁立人

陳文敏在法律學院「人緣甚佳」，只要是自己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戴耀廷以「無名氏」之名義將「肥佬黎」的「黑金」捐給法律學院，陳文敏欣然受之；戴耀廷將有關捐款用作「佔中」用途，陳文敏視而不見；戴耀廷不務正業，不授課而去搞「佔中」，陳文敏更是大力支持；當社會質疑港大接受不明來歷捐款，陳文敏也為其一再掩飾。如此「義薄雲天」的「nice guy」，又怎能不獲「自己友」的力撐呢？

香港確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區，社會對陳文敏的劣評聲音未絕，陳文敏的造場——港大法律學院便罕有發表聲明，力撐主持人陳文敏是「全港唯一獲名譽資深大律師的優秀法律學者」，學術就得到肯定，其優秀領導與管理才能亦獲同僚認同。聲明又節錄了法律學院榮休教授佳日思的信函，信中指校委會因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而被指未能勝任副校長的說法荒誕，批評「好人說」屬無稽之談，又稱陳任院長十多年，「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的信任」。

這份聲明把筆者嚇壞了，如此優秀的「nice guy」，若否定了他當副校長，豈不是錯過了人才。為避免冤枉「好人」，筆者連忙參閱有關資料，以備亡羊補牢。

「名譽資深大律師」深不可測高不可攀

首先不可不重視的，是陳文敏乃「全港唯一獲名譽資深大律師的優秀法律學者」，這可不得了，其他不必說，光是「唯一」二字，已足以震懾我等同樣沒有

博士學位，卻對副校長高位不敢仰望的小人物。至於「名譽資深大律師」，更是令人感到深不可測，資深大律師已非同小可，加上「名譽」二字，豈不是如虎添翼？可惜深究下去，結果卻未免有些令人失望。原來，所謂「名譽」二字，和榮譽並沒有什麼不同，比如說某土豪雖然連中學也沒念完，只要你肯捐給大學一筆錢，便可能被授予榮譽博士的銜頭，這是你情我願的買賣。陳文敏可能錢不夠多，捐不來榮譽博士，只能靠其nice臉孔在自己地盤上給自己戴上一頂「名譽資深大律師」的高帽，終其究竟，「名譽資深大律師」仍然頂不上一個博士銜頭，妨礙了他的升遷，看來錢還是比「nice」更實際。陳文敏應悔不當初，咬咬牙關捐個榮譽博士更為實用。

法律學院的聲明中又提到，「有幸得他掌舵」，任內加強與內地及海外大學交流，令法律學院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筆者並非學術界中人，對加強與內地及海外大學交流就可以令法律學院排名提高的奧妙一無所知，不過查遍所有資料，也看不到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在QS世界大學排名中名列前茅的資訊，唯一看到的是，香港大學排名世界第35，在清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之後。另外，在世界大學專業排名前20內，香港總計有14個專業入圍，香港大學法律專業有幸排在第19位，光榮奪得倒數第二，所以我們應為陳文敏鼓掌，「有幸得他掌舵」，否則可能就是倒數第一了！

不過無論如何，陳文敏「從來沒有辜負過我們的信任」卻是無可置疑的，因為他在法律學院「人緣甚佳」，只要是自己人，沒有做不到的事。所以，戴耀廷以「無名氏」之名將「肥佬黎」的「黑金」捐給法律學院，陳文敏欣然受之；戴耀廷將有關捐款用作「佔中」用途，陳文敏視而不見；戴耀廷不務正業，不授課而去搞「佔中」，陳文敏更是大力支持；當社會質疑港大接受不明來歷捐款，陳文敏也為其一再掩飾。如此「義薄雲天」的「nice guy」，又怎能不獲「自己友」的力撐呢？

包庇縱容「自己友」怎不受擁戴

陳文敏「優秀領導與管理才能」，不但獲得法律學院的同僚認同，而且足以和歷史名臣相比。五代十國時期，曾出了一個著名的「nice guy」馮道，他先後效力於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閔帝、後唐末帝、後晉高祖、後晉出帝、後漢高祖、後漢隱帝、後周太祖、後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間還向遼太宗稱臣，被譽

為「十朝元老不倒翁」。可惜，後世史學家對他的評價比港大校務委員會諸君不客氣得多了，歐陽修罵他「不知廉恥」，司馬光更斥其為「奸臣之尤」。其實，馮道和陳文敏一樣「nice」。當年，割讓燕雲十六州予契丹的「兒皇帝」石敬瑭派他去遼國出差，遼帝耶律德光想挖「兒子」的牆角，利用馮道籠絡南朝土子，馮道的拒絕方式則極為「nice」，他說「北邊是爹，南邊是兒，都是給咱自個兒家打工，有啥區別呀！」耶律德光聽了周身通泰無話可說，於是賜金賞銀讓他回家。耶律德光滅晉之後，馮道爽利投降，遼太宗問：「你幹啥來見我？」馮道答：「無城無兵，安敢不來。」耶律德光又問：「你這老小子算是什麼東西？」馮道答曰：「俺無才又缺德，我就是一個又二又傻的老雜毛。」這一問一答遼帝就爽歪歪了，也沒有查究他有沒有博士學位，便封他為太傅，位列三師，比副校長地位還高呢！

「見過不要臉的，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一個人只要不要臉，就什麼事情也辦得成。陳文敏的副校長美夢不過只差一步而已，只要他向馮道老前輩學習，繼續結黨營私，壯大實力，或許有一天能在反對派的擁戴下實現自己的夢想，當然，能設法捐個名譽博士銜頭更好，畢竟「名譽資深大律師」這頂烏紗太少人認同了！

不容黑手奪權 維護學術自由

韋剛

港大副校長爭奪戰實質上是反對派搶奪特區管治權在大學裡的反映，是反對派要改變香港「顏色」的一部分。香港大學校委會有正義的委員堅決地、不畏威逼地斬斷了伸進大學的「黑手」，將反對派的政治陰謀拒諸門外，維護了大學的自主和學術自由，是香港人繼反對「佔中」後的又一次勝利。

按照香港大學的管理條例，校委會是港大校務的最高決策機構，不必向任何機構作出交代其決定，亦不受任何機構監管或調控。其負責學術及人力資源的副校長出缺，遴選委員會可以提名，然後由校委會研究討論，決定接受與否。按規定，遴選及校委會的會議情況都須保密以保證運作的合法、合情、合理進行。

搶奪副校寶座 亂港重要部署

自從遴選開始，原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便抱着極大的和明顯的政治野心希望登上此一席位。眾所周知，多年來反對派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攻擊，依靠的主力之一來自教育界和青少年學生，統觀去年「佔中」一役，香港大學的一小撮教師和學生扮演了重要角色。「佔中」發起人之一的戴耀廷是港大法律學院教師，在整個「雨傘革命」醞釀及進行期間，他可以完全不用教書，全職全天候傾身投入「造反」活動，同時更可以無限利用港大人力物力，在港大校內召開會議，密謀於室內或公開舉辦暴力訓練活動，收取神秘捐款，隱藏不報。這種種活動都在法律學院的大旗下包庇進行，而當時的學院院長陳文敏是幕後大旗手。此人不以指使「佔中」滿足，更趁着港大副校長出缺企圖更上一層樓，自行宣佈自己是唯一的候選人，以為可以將生米煮成熟飯，把副校長的寶座端來。

反對派滿懷密圖打算，一方面通過葉建源控制的教協，組織一批教師，帶壞一些學生；另一方面就想通過周永康等變質大學生，掌握學生會進而控制學聯，迷惑誤導大學生。如果港大上層再有一個滿懷政治野心的副校長，他們就會如魚得水，更可以把香港搞到天翻地覆。

於是，反對派就裡應外合，馮敬恩挾持的港大學生會在校內發動進攻，大造輿論、衝擊校委會；葉建源等組織所謂關注組發動簽名、示威衝擊及威脅等手段，企圖用高壓手段要脅校委員。他們不單止要捧陳文敏上位，而且盤桓而上，要求改變

大學行政架構，要廢除由行政長官兼任校監的慣行條例。

斬斷黑手 維護院校自主

總之，這一場副校長爭奪戰實質上是反對派搶奪特區管治權在大學裡的反映，是反對派要改變香港「顏色」的一部分。香港大學校委會有正義的委員堅決地、不畏威逼地斬斷了伸進大學的「黑手」，將反對派的政治陰謀拒諸門外，維護了大學的自主和學術自由，是香港人繼反對「佔中」後的又一次勝利，讓反對派的奪權野心又一次暴露在大眾面前，讓反對派在失敗面前又一次悲泣顫抖。

事實上，市民清楚看到陳文敏不夠格當港大的副校長。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在「佔中」期間所作所為，接受「秘密捐款」違反大學條例；他在任內自己的教學、研究成績無建樹，論文著述杳無蹤跡、學術地位每況愈下；學院的評級竟然被中文大學後來居上。在受到各界批評認為他不合條件時便詭稱受到政治打壓；又妄說有人向他「勸退」。他的同道中人更四出搗鼓助威搖旗吶喊，葉建源這一夥不用說，又有校友劉進圖經常利用其輿論陣地發表宣傳文稿替他吹噓。

須嚴懲違紀洩密者

港大校委會決定之後，校長被命重新啟動招聘工作。另一邊廂葉建源等就擦掌磨刀說要「司法覆核」，糾纏到底。校內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大搞斯樣召開記招，明火執仗公然破壞保密條例，大爆校委會會議內容，指名道姓巨細無遺，最後還大言不慚地說他並不後悔如此高調違反保密條例。反對派素來對法規不顧，港大法律學院曾經是破壞法律的基地之一，馮敬恩如此張罔顧法律，校委會必須嚴加處理，否則，大學更加禮崩樂壞目無法紀，任惡霸橫行。反對派如果繼續借題鬧事，市民一定不容反對派黑手闖進奪權，破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

影響青年選民的五種社會思潮

章效北

目前香港存在的一些社會思潮，對青年選民影響最大的主要有以下五種：

一、「公民抗命」。是反對派近年集中向青年灌輸的觀點。他們向青年散佈香港的選舉制度等政治制度是不公義的，可以通過「公民抗命」來反對。2014年發生的「佔中」事件，是這種觀點最典型的反映。

二、「反政府、反建制、反官商勾結」。反對特區政府一直是反對派的主打方向，主要的攻擊點是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認受性」。由於香港存在某些大商家特別是地產巨頭鑽法律空子的現象，有些官員與地產巨頭發生錢權交易，反官商勾結便成為反對派攻擊特區政府的藉口，結果不僅吸引反叛青年，也得到一些草根階層和中產階層的支持。

三、「本土主義」。這個思潮的要害是以保護、堅守香港本土文化、本土利益為理由，抗拒國家、民族觀念，抗拒香港與內地融合，要求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轄走「港獨」道路。

四、「反赤化、反內地化」。是反對派宣揚反中拒共意識的主要口號之一，也是在「佔中」行動之後，香港派生出一些新的反對派激進組織的重要理念，在這種理念影響下，香港屢屢發生針對內地遊客的事件。

五、「城邦自治」、「香港自決」、「香港獨立」。是香港一些本土主義組織對香港未來政治地位的主要主張，強調在「一國兩制」政治制度下，香港利益優先，其實質也是追求「港獨」。

由於上述社會思潮的影響，一些青年選民最近所表現出來的言行，實際上是已經預示了他們在即將開始的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取向。有的反對派政黨對選舉能夠達到預期結果（擴大議席）抱有幻想，其理由是一些青年選民站在他們一邊。有公民黨背景的網站「立場新聞」在其「顛覆區議會」專欄中，以《2015選戰顛覆區議會》為題撰文分析：在1998年至2012年的多次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18至40歲的青年選民的投票率是最低的，以2011年第四屆區議會選舉為例，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只有25.1%，但中年選民

（41至65歲）投票率是38%，老年選民（65歲以上）投票率是40%，而是次選舉全港投票率為33.8%，青年選民的投票率遠遠低於全港平均投票率，即青年選民參與選舉投票人數少，是導致「泛民主派」政黨在區議會選舉中屢屢失敗的主要原因。

但是，青年選民在1998年和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率都高於他們在區議會選舉中的表現，例如2012年立法會選舉，青年選民投票率是48.5%，與2011年區議會選舉相比較，青年選民投票率多出了23.4%。也就是說，青年選民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應該存有23.4%的上升空間。

「青年選民比較傾向支持『泛民主派』，長者選民傾向支持建制派」是香港政界目前一種流行的講法。公民黨認為，如果青年選民今年仍然躲在家中不出來投票，「顛覆區議會」的政治目標仍然只是空談，如果青年選民多數都站出來參與選舉投票，那麼就有可能逆襲區議會。為求在第五屆區議會選舉中取勝，公民黨決心盡最大努力動員青年選民參與投票，甚至喊出了「得青年選民者得天下」的口號。

有反對派陣營中人估計：61.7萬30歲以下的青年選民，如果他們打破往常做法，積極參與新一輪選舉，以這個群體目前的政治傾向，大約會有一半或以上的人投票支持「泛民主派」政黨。不過這畢竟只是估計，究竟會不會成為最後的事實，尚待觀察。

香港現時青年已經不同於「獅子山下年代」的青年。那個年代，主流青年守志惜法，努力工作，追求進步。但是近年來，青年人在社會上很難獲得大幅度的進步機會，加上有些基層青年安身立命之條件差、空間狹窄，置業購房幾乎只是一種奢望，一些人便從無奈、不滿逐步走上挑戰現實、反叛社會的道路，成為激進青年。

爭取到青年選民的支持，不等於一定能夠打贏選戰；但不爭取青年選民的支持，一定不會打贏選戰。很多外國的選舉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本文轉載自10月份《紫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美國不介入香港可信嗎？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這次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之前，李柱銘和黃之鋒特地趕去美國，李柱銘說，美國有責任介入香港事務，更指奧巴馬應將香港問題列入「習奧會」的討論事項之一。誰知，奧巴馬與習近平會談後，清晰表明美國不介入香港事務，給了那些想借助美國等外國勢力搞亂香港的人當頭棒喝。

不介入香港事務，這應該是首次出於美國總統之口。當時，習近平強調，中華民族對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高度敏感。希望美方恪守有關承諾，不支持任何旨在損害中國統一和穩定的行動。奧巴馬遂表示，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這一立場不會改變。美國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並強調美國不介入香港事務。

事實上，相信香港不但是反對派就算是建制派也感到異常突然，美國怎可能不介入香港事務？香港回歸以來，美國歷任駐港總領事常常高調對港事務發表意見。自香港討論關於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方案之後，美方人員的介入更是毫不忌諱，美駐港人員的公開言論都是記錄在案的。

需要指出的是，外部勢力介入除了公開的，還有秘密的，而且非常高明。至今，大家都知道黎智英給了數千萬，但是不知道黎智英的錢的真實來源。美國的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一直以來公開對香港各種組織捐款，提供各種財政支持。但是，香港還有許多地下政治資金不明來歷。例如，「佔中」物資消耗數億港元，公開的捐獻只是零頭，數億資金不知來自何方，相信不會是個別商人輸送這筆錢，很可能是政府或某國際機構行為。這些秘密可能要等「斯諾登」式的人物出現，才可能浮出水面。

本來，「佔中」一周年，應該是一個總結檢討的話題。現在，反對派的「大人物」都在譴責當時的學生無知，與他們當時所說的「香港新力量、新希望」換了另一副嘴臉。但是，可以看到，「佔中三丑」及其背後勢力的組織力不容低估。沒有水，沒有帳篷，沒有糾察隊，怎可能堅持79天呢？只不過，「錢從何來」的問題，恐怕要若干年後才會曝光。

美國對香港政改的介入老謀深算，有分析指，美方曾勸反對派接受在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老牌的民主國家非常清楚「民主是一個過程，甚至是漫長的過程。『袋住先』好過一無所獲。但是，反對派被激進反對派細綁，意氣用事，逞一時之快，否決了政改方案。

那麼，美國今後真的不再介入香港事務？可能要套用那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也許，真正明白美國利益所在的奧巴馬，看得更遠。他強調堅持一個中國，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以及美國不介入香港事務，事實上是基於中國日益強大，中美實力對比此消彼長的客觀現實，認為和中國合作更能保障美國的現有利益，不值得因小失大。

不過，美國政治歷來是多元的，兩黨輪流執政，政策也因此是多變的。對此，也要有清醒的頭腦。不過，中國發展的歷史大潮是無法阻擋的，美國即使再想介入香港事務，也只會越來越力不從心，越來越賠本買賣。

由「三丑」煽動與發起的違法亂港「佔中」行動已屆一年。一年來，「佔中」遺禍仍在作祟，可說劣評如潮，人皆譴責。文匯報日前綜合分析指出，「佔中」有十大遺禍，包括破壞法治、危害經濟、影響統一、播遷戾氣、嚇走遊客等，其中特別是重創本港旅遊業，更受到社會大眾的齊聲指責。

眾所周知，旅遊業歷來是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每年都為本港財政庫房賺取一筆數量可觀的外匯收入。然而，自去年發生79天「佔中」禍港亂局之後，今年起訪港旅客人數卻出現持續下滑的局面。上半年的訪港人數已明顯比去年同期遜色；而7月份訪港旅客數字比去年同期下跌8.4%，其中，內地旅客跌9.8%，外地旅客跌3%；8月份情況繼續不妙，內地客也跌1.4%，情況令人擔心。而據本港旅遊部門預計，今年「十一」國慶黃金周內地訪港旅行團將比去年減少一成；由此將影響本港零售業整體營業額下跌一成半。

與此同時，據內地有關部門的調查指出，今年國慶期間，內地客外遊十大熱點排名，香港已跌落到第五位（去年則是首位），已被日本、韓國和泰國超越，連三甲都保不住。

上述數字說明，香港已經不是內地客外遊的首選之地，而近年來內地客一直是本港主要客源之一（約佔七成以上）。如此這般，對本港旅遊業的損失可想而知。用今不如昔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本港主要客源為何銳減，究其原因，這顯然是由於「佔中」後遺症帶來的禍害所造成的。正像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指出，受「佔中」及反內地客行動的影響，使不少內地同胞覺得港人不歡迎內地遊客，並留下港人不禮貌的印象。由此可見，「佔中」鼓吹街頭暴力抗爭以及今年來上水一帶連續發生針對內地客的所謂「反水貨客」暴力行為，一些「本土派」激進分子公開對內地客講粗口、踢行李箱的粗暴行徑，這種趕客的做法，不嚇走內地客才怪！也因此，香港「好客之都」、「購物天堂」的美譽，都被他們破壞得殆盡！實在令人慨嘆！

事實說明，「佔中」及其後遺症正在衝擊本港旅遊業，不但使酒店、零售和餐飲業出現經營困難，好景不再，提前步入寒冬；而且，也波及所屬逾50萬員工的生計。難怪中環和銅鑼灣的店舖員工日前在電台節目中憤怒地說，不願見到「佔中」亂局在港再發生，否則市民將苦不堪言。這顯然是對「佔中」遺禍的不滿與抨擊。

凡此種種，都有力地駁斥了戴耀廷近日散佈的「佔中不違法，不影響經貿旅遊」的謬論，戴耀廷的狡辯抵賴，不外是妄圖逃避法律對他的嚴懲與制裁而已。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們期待着司法部門早日將戴耀廷之流繩之以法，杜絕後患！

「佔中」遺禍 損港旅業

傅平